聖門人物志

聖門人物志卷八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璋

交城縣知縣後學[illegible]範仝校

先儒二

王子

王子名通字仲淹開皇四年生父銅川府君隆筮之遇坤之師猷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来見

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敬聞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

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專如此仁壽三年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

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閑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葢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續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

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
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
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往来受業者
盖千餘人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
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
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
也何必永厭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
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黄裳
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所著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

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　明嘉靖
九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稟靈博達潛心典墳策上太平教洽河汾憂塵皇綱
羽翼斯文房魏繩之有光龍門

韓子

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
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
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
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

愬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澗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
年矣先生口不絕唫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焼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
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
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
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
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

言先生之於德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敗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

卓犖為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于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

畢忘量己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以杙
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
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
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疏極諫貶潮州改
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官吏部侍郎愈嘗言文章自漢司
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
卓然樹立成一家言著原道其文畧曰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

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

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

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
可也他如原性原毁諍等數十篇皆與衍閎深與孟軻楊
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長慶四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
文墓在孟縣北皇甫湜作神道碑宋元豐七年詔從祀追
封昌黎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騖揚馬并包莊屈宮濬孔周
觝排老佛因文見道斗山蔚蔚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

改馬以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

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黄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美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illegible]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後改封道國公　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珦之子也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産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illegible]人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illegible]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illegible]書所記爲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illegible]時纔四十安

得有翁稱叟駿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偽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詞辯獨以誠意感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因論

人材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

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顒閤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譴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顒公直以爲已所不如時內侍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陵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顒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方大寒昉雪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顒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撫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訴曹村埽決帥劉渙盡以廂兵付顒經度顒親臨決隄激勵

士卒數目而令顒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伐閲特遷太常丞帝欲命脩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濒河惡子無生理顓脅取行舟財貨顒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災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閲保甲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顒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歎往來境上卒不入顒初領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効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因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溝洫學校

之法皆幾成而雁哲宗立召爲宗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
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上大夫識與不識莫不
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
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
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
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
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
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
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

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所著定性書貫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誦傳之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為安石條例司官劉顥擬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洞云同敦頤賜謚曰純公

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歐陽子

歐陽子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脩慕唐韓愈所為文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竝舉進士試南宮第一

調西京推官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與梅堯臣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賢校理知諫院初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與脩同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由是州

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於是邪黨亦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母憂服除召判流内

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聞其名加尊禮焉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術知無不言河決商胡賈昌朝欲開橫壟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修論以為不可樞密使狄青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以保其終卒從之帝在位久儲嗣未立修嘗因水災上疏曰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

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
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既由樞
密副使拜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英宗以
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太后泣語琦
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
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
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
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
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

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脩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脩為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反攻脩脩亦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及守青州論青苗為安石所詆

故求歸愈切熙甯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卒謚文忠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見簡不擾所至民便之嘗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寬不為苛急簡不為繁碎耳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獄書求其生不得則廢書而嘆脩聞而服之終身其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

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及子軾轍布衣屛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捜輯周漢以降金石遺文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儒

贊曰晝荻受學芟浮崇雅道契孟韓文追班馬朋黨有辯

史筆豈假龍圖元老命世長者

邵子

邵子名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其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

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隷皆讙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群居燕笑不為甚異未嘗訟人之短有就問

學則答之未嘗强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恩意洽
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
可為或校効去弊曰此賢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
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校効何益嘗著無名公傳畧曰夫
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
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
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
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
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

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
乎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
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
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
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
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歎曰堯夫内聖
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
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夕候之將

於衆議喪葬事外庭雖皆知所言召子伯温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伊川擊壤集宋咸淳元年陞從祀追封新安伯　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張子

張子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廸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

家於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
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
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
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二程至與論
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
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
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
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為勸酬
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入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

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為
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校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
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安有不
受命者矣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
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
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
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
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
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

神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頤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

論同功云同諸賢賜謚曰明公封郡伯從祀孔廟　明嘉
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
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司馬子

司馬子名光字君實陜州夏縣人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
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寶元初
登進士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
簪其一歷官直祕閣同知諫院光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

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諫兵曰務精不在於多人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光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英宗立光預奏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

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議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許光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

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遂求去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

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
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又奏脩心治國之要
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
為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是
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時
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
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
拯溺光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
謂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

作矣光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吾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知戎為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遂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

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一自然天下敬

信陽洛閩師其學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宋咸淳元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篤學力行清脩苦節三劉五規帝暮王烈乾坤正氣經綸豪傑邉勇閒名儉碩率德

聖門人物志卷八 終

聖門人物志卷九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儒三

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

顏子所好何學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祐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為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聞帝宮中盥避蟻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為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頤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三省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爲蘇軾沮之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摭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目為奸黨頤坐竄涪

州李清臣尹洛即日廹遣徽宗立移峽州俄叙復又奪於
崇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
謂與兄同盖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
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
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
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
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
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
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

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宗時同顥賜謚曰正公

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胡子

胡子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登進士第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鞫無驗

安國竟除名未幾復官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若將終焉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同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因此留問報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

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令纂脩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

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文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安國初問人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再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國强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慨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

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决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最爲稱首侯仲良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

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宋贈文定公明正統元年陞從祀成化三年改封建寧伯令祀稱先儒

贊曰道傳伊洛志奮春秋綱常羽翼名利蜉蝣左氏同源公穀共流並列學宮多士薪櫝

胡子

胡子名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鍾磬各一虡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以身先

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其科條纖悉畢
具有經義治事齋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
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
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
閣遂興作樂事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
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
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賻其
家瑗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
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

人過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程頤嘗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必以瑗爲首稱後世稱爲安定先生　明嘉靖九年進從祀稱先儒

贊曰起家教授亦參秘書丞焉[illegible][illegible]必稽樞樂校鍾磬寵承緋魚蘇湖遺響永標師模

楊子

楊子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　舉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

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省為綱目何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紹聖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侍邊隙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遷殿中侍御史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收人心為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

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
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
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將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
律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梁方平何
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復軍
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
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
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
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

之約及河而返令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往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倡之也其釋鬼

賢守成之謂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安石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嶷然不[illegible]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辭直學士改待制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丐外

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所著有龜山文集語録　明弘治四年給事中林瀚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鄉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乞升上祠宋諸賢之位不報八年大學士楊溥又言時入朝首請黜安石配享廢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　上從之追封將樂

伯從祀今稱先儒
賛曰英姿夙暢雅志踈踔坐春且酣立雪彌慤憂國訏謨
繕性實學吾道南矣龜山嶽嶽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建陽人幼穎悟甫能言父松
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群兒戲
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
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孝宗即位
求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

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心術正大公平然後有所
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
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
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
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
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
柄凡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
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
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

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猾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燕拜命日鈎訪民隱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御史陳賈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偽願擯棄勿

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廊必大擬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相遂入奏[illegible]次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大[illegible]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蠖濩之中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始熹嘗

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
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
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
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
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
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䟽入
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
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黃裳
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

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寔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順逆名實之際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

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阽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惧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係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惧也願陛下誕脩尊東宫之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宫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始寧宗之立韓侂

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
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照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
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
為憂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
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
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
舊秘閣修撰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
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
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以勉

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目為偽學從[illegible]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沒閩澤謚曰文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

遺書伊洛淵源録熹没學庸語孟訓説并儀禮經傳通解未脱藁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蓋知言也宋寳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

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陞從祀今祀稱先儒

賛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張子

張子名栻字敬夫緜竹人浚之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録以蔭補官孝宗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祖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

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歿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逢以歲月何功不濟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栻見上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

置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擬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栻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

以諷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部內荒殘多盜栻簡州兵籍黥卒伉健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毋相殺掠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歲得良馬治行聞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脩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

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逋去並准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朔庭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栻劾請論罪不報栻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冲佑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栻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栻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為而為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

世編年等書宋景定二年詔從祀追封華陽伯今祀稱先
儒
贊曰禀靈自天式穀於父學嚴義利才包文武任道匡世
攄忠酬主玉壘錦江共公不朽

呂子

呂子名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也本萊人祖徙金華時號
東萊先生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
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
腹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

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
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讌不然而文特異矣嘗讀陸九
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及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
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
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重脩徽宗實録
書成進帙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
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
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
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

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儀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

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

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宋景定元年詔從祀追封開封伯 今祀稱先儒

贊曰敏才徽質傳學宏詞祕微千古龢鬯四時朱張則友關洛我師中原文獻東浙蔡著

陸子

陸子名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敕令所删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

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
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
者輻湊稱象山先生常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
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
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
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涉人倫
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
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爲神申嚴

保伍之法群盜屏息荊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
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
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故事平時教
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為其籍不限流品嘗曰古者
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
肖之辨略會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為
變丞相周必大稱九淵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云一日
九淵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
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

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来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所著有象山先生語錄　明嘉靖九年從行人薛侃議進從祀稱先儒

贊曰分内無窮斯文不朽宇宙為量支離乃醜靜觀群動虛藏萬有允倚北辰直攀南斗

蔡子

蔡子名沉字仲默元定次子也少從朱熹遊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蔡書傳未及為父元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沉潛反復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撰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

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其序書曰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

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

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
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
以哉況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初
從父講道州楚粵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
以還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所著書
集傳十卷　明正統元年陞從祀初贈文正公成化三年
改封崇安伯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賛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洪範衍數洛誥著篇探賾索隱
發微鈎玄帝典王謨匪公誰詮

真子

真子名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進士第授南劒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師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争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駮論事去故

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皆默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動詩以開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其家之財或斷陌內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燕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使金酋聞其國有難而逃因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也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

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為祕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

變非濟王本志願封論雅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
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
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
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
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
善德秀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
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崇中行以
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
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惟學

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德秀屢進便言
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既歸修
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彌遠殁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爲戶部尚書入
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
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
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
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端平二年已得

疾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謗傳湏㢮弃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危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旣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

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乾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謚文忠　明正統元年詔從祀初贈文忠公成化三年改封蒲城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玉立長身錄呂大辭骫骳詞翰沉潛仁義黨錮既開善彙復熾斯文正宗千禩亦志

許子

許子名衡字仲平懷之河内人也泰和九年生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竒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

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
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
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
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
水利之數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
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
也凡喪祭取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
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
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

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
行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
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
勸農使教民耕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
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
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
從送之臨潼而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
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帝
久欲開太學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

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

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常自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又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又曰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

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又曰人
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寧有
是理否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又曰地力之生
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
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成之豐歉由天用物
之多少由人世謂名言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
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
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
學者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

呴呴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亦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今編入儒

贊曰志學伊顏淵源濂洛嚴於謹獨弘以執德世故膠膠

性自得得不世真儒褒欿勝國

聖門人物志卷九終